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袁了凡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瑯琊

王世貞

編纂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

思

表

黃

周紀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

名昌王季之子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

姜姓姬字為帝嚳元妃

元大也長也妃配也出

野見巨人跡

巨人也心欣然悅而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

為不祥棄之隘巷

隘狹之巷馬牛過者皆辟

避音不踐徙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

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

欲棄之因名曰棄

朱子曰無人道而生子或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養之巨人跡之事先儒頗疑之

棄為兒時屹如巨

人之志

謂其志不凡屹然如大人之有所樹立也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樹猶植也菽豆也

及為成人遂好耕

農相

去聲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

其利有功封於邰

邰音台詩所謂有邰家室是也即古邰國在西安府乾州城南今武功縣是其古地也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西方

帝堯舉為農師



公劉復修后稷之業
周道之興自此始

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

太姜太任皆賢婦人

文王生有聖瑞

文身斷髮

泰伯讓位王季思遵后稷

夷曰戎北
方夷曰狄
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

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豳古西戎之地前不公劉所居為豳國之地今陝西邠州故地也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

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喻音俞厚也毀喻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

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

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鬻戎狄攻之熏鬻北夷種落之號古

公遂去豳度漆沮漆水在杜陽縣岐山踰梁山梁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止於岐山之下岐山在扶風美陽西

北其南有周原幽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

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

任皆賢婦人列女傳謂太王娶以為妃生泰伯仲雍季歷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娶以為妃太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

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微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

秋之月甲子赤爵啣丹書入於鄣止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從怠勝欲者滅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按史記古公曰我

昌二人乃亡如荊蠻荊蠻在楚越之界文身斷髮文身刺其身而以丹青塗之示不可為君也斷剪也以讓季歷古

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

公劉之業則
古公王季之
法

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

按文王龍顏虎眉日角為嘴身長十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

編 西伯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問安視膳管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傳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競而惠慈二蔡刑于太似比於諸

弟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姓墨脫伯夷比公允叔齊字公信聞西伯

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閼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殷臣事紂七年

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于文王親迎之以為公卿後封長子**編** 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獫狁以衛中國西伯陰行

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二國名皆在平陽府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

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庭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胡氏

謂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心則盡歸之文王矣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史按

記註受命受西伯之命非稱王也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所謂宜王而不王者也**胡宏**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平大愚乎惟文王致紂嚴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

下諸侯及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寔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

編 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氏尚

虞芮質成

西伯陰行善

歸文王者四
十國

西伯獵得師

當有聖人適周

尊呂尚為太公

西伯伐崇作豐邑

立靈臺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

西伯澤及枯骨

此三者道之所以止

問史謂西伯陰行善周頌

言太王寔始

剪商魯論言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言果得其寔乎

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麋麋音離非熊非羆羆音皮熊似豕羆似非虎非

貔貔音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渭水即渭河水在鳳翔府寶雞縣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紂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侯虎崇國名今在京兆府鄠縣西伯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困壘而降既伐崇作豐邑在鄠縣徙都之詩謂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也立靈臺高二丈周

十步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鑿靈沼豐水之西有豐宮靈臺靈園靈沼皆屬其地馬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

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於是歸之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

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

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薨葬于畢謂世子以下見皇王大紀受命九年壽

九十七既薨子發立是為武王○胡雙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

平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謂周頌至太王寔始剪商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晚後

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蓋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萌

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遠焉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私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寔始剪商謂王季文王之立由于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剪商寔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夫太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從使果有之以紂

抑尚有別議乎

太王非有剪商之心

文王道化所及

夫子極其形容之廣

文王身修齊家之化

問西伯不稱王乃以受命之年為元年

人君即位宜改元今如此

是再改元矣

果然歟否歟

文武之事燦然明白

白魚入舟

王屋流鳥

文王所以為至德

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讐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按朱子謂關雎等五詩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葛覃卷阿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

○武王名發文王之子○按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丁卯二十有一祀發即西伯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旦武王之弟也

召公奭畢公高皆姬姓也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緒業○歐陽氏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

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並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

事歟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

之學者謂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愚按此當以泰誓為據泰誓者武王事也十有一年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史遷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事果足信乎

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盟音孟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即此按書但言武王觀政于商初未有觀兵

于商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魚者介鱗之物乃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是殷命歸周之兆也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安定之意鳥為孝鳥武王

卒父大業故鳥瑞臻師尚父佐武王東伐乃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

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朱子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恩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

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
天人王霸之分在此
文武之心未嘗不同伊川深見文武之心伊川非為存名教而發聖人所行便是名教
此事間不容髮

前徒倒戈

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固有悖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謀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敷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城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蔡氏

孔子以為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脇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之後伐紂謬誤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學者遂謂蹇然而使武王蒙千百年脇君之惡嗚呼惜哉 ○金仁山 近世疑秦誓三篇詞偶而做不及湯誓謂其書晚出或非盡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武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眾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周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秦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以君道天命為主發明善惡之類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護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箕子比干皆紂叔父太師疵少師疆抱

其樂器而犇周犇音奔走也謹按史記訂正舊史作微子抱器歸周非是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

伐乃東伐紂

十一年書秦誓作十有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牧野古地名在衛輝府城南陵西北

商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致師

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戰焉以太卒馳於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

兵不戰以歸武王倒兵作倒戈謂倒以戈柄受人而自反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

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斬妲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

子按史記謂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通鑑因之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嘗聞楊升菴曰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

寔太史公誠輕信於汲冢書是以有此一說

方正學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壹戎衣不

之於紂非有深仇宿怨特為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兵以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伐紂乃繼父志故載

文王神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天下已宗周夷齊恥之不食

周粟遂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劉道源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

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東萊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國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心一也吾嘗讀秦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

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己之非而易天下之幸莫不可也然伯夷則不之恕也

瞿昆湖嘗謂夷齊叩馬而諫雖無能挽牧野之師而其嚴詞正義足以植萬古之綱常

問夷齊諫武王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泰誓曰惟有十三年大會于孟津信史則聖人未嘗有十三年不葬親之理信書則夷齊義士必不虛言以誣武王抑或有別說乎二者道悖而同歸天下不可一

日無君武王
憂今日之無
君伯夷憂後
世之無君
問太公伯夷
皆當世大老
也所見不同
何歟
二老無負文
王之所養
武王反商政

散財發粟
表閭封墓

歸馬放牛

武王亦不能不為之少動心也卒之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歎歎故夫子取其仁太公稱其義而孟子謂其為聖之清也宜哉
○羅景倫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辨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者
○袁了凡
夷齊扣馬之諫先儒皆疑之不特父死不葬之言謬也當夷與太公就養文王固天下大老時諄今不格於廷而願遜於路不寢謀於孟津之未會而力奪於白旄之既舉亦不相於機矣且理無二武之伐暴為順天則非之者非不知天命而何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二老歸周春秋固已高矣安知未及伐商之世而卒也然推其惡惡之心使及事武王而見紂惡之稔則其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管國名管叔鮮封于蔡仲即今汝甯府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閭商容賢人為紂所貶退處私室命南宮括散鹿台之財鹿台在大名府濬縣西五十里紂築以聚財發鉅橋之粟鉅橋在衛

輝府以賑貧弱洪縣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九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傳國寶也桀有音德鼎遷於商商紂

暴虐鼎遷於周武王遷之成命閼天封比干之墓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題殷太師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祠

於軍王乃罷兵西歸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

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之陽華山今華州放牛桃林之野桃林今自陝西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倒載干戈

包之虎皮車甲鉾音繫牲血塗器也而藏之府庫天下不復用見武成樂記○呂東萊天下之責萃於一身

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忍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機銘口生咥口
狀口說者謂舊

本脫字率以口
識之之類予意

不然易傳以言
為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口生咥者

即所云起羞與
戎是也口狀口

者即所云咥出
悖入是也他本

所傳機有作几
作機者不知大

戴禮于本義尤
為直揭若虛辨

所注出令依凡
之說雖不過沿

文索解其義亦
通

藏約行得
聞言書銘

箕子陳洪範
封箕子於朝

鮮而不臣
箕子不忍言
殷惡

己卯武王即位諸侯受命於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正朔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

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建子月為正月色尚赤服以冕乃祀於周廟追王古公

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諡法禮曰諡以尊名故諱名立諡柴於上帝望於山

川大告武成柴望祭名大告武功之成也

編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罔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恒恒

也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敬則枉朱子曰強者以力自矯之謂若狗其所偏不自矯飾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

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

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按大戴禮王聞書言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馬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虞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各為銘焉

援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按大戴禮王聞書言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馬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虞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復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於此

王虛己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

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洪範書名洪大也範法也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及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故箕子以是陳之封箕子於朝鮮

而不臣朝鮮屬遼東外蠻是也按後漢書曰箕子在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使邑無淫盜門不夜扃者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及箕子朝周過

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漸漸麥芒之貌禾黍油油兮

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彼狡獪兮狡獪指紂言不與我好兮

殷民聞之皆為流涕見史記宋世家

○呂東萊

評

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臣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可勝也可殺則殺非

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也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

○蘇頌濱

評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昌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

武王以無心處之武王所以為皇極之君

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袁了凡

評蘇子以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言近是而非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不以道利商

而取之則箕子即以死為道尚肯覲縷于仇人前乎惟深知武之非利天下故雖痛乎商而不仇乎周當其虛懷就訪則亦以途人俟武王而已必就意於傳道而身不可死武不可失改面事仇已先負不道之辜何以道授之人也

且道行天地間不以有人傳而無人絕天界禹洪範六百載而箕子續箕之後豈無人而必武王哉

後褒封元聖之

武王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

焦弘農縣有焦城

黃帝之後於祝

祝地名今濟南府

帝堯

之後於劉

劉音劍古地名今順天府

帝舜之後於陳

陳古地名今開封府

大禹之後于杞

杞古雍國之地今開封府

於是封

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邱曰齊

營邱古邑名今屬山東

封周公於曲阜曰魯

曲阜古邑名今屬兗

州弟叔鮮於管

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

召公奭於北燕

北燕本錫州地今屬順天府

畢公高于畢

畢古邑名今西安府

叔度

於蔡

豫州北上蔡縣古蔡國

叔振鐸于曹

曹古豫州今屬兗州府

叔武於邲

邲古邑名在兗州府汶上縣

叔處于霍

霍邑名在平陽府

康

叔封於畋

封康叔名

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皆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

姬姓之國十五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班賜宗彝

周禮有司尊彝之官爵也曰彝去也三品上曰彝

夷齊不食周粟
特謂義不仕周
受祿餓死者亦
云貧餓以死云

爾古史考舉野
婦之語竟似夷
齊并不食薇以
致餓死不免固

哉高皇之譏矣
夷齊恥食周
粟食薇之歌

何如
問伯夷叔齊
避國而逃諫

伐而餓何如
通道於九夷

八蠻
肅慎氏貢楮

矢
西旅貢獒
初諸侯受封

之各國
周公留周佐王

金氏履祥斥載
記之記似已但

如履祥所云文
王生於祖甲庚

寅至帝乙壬辰

中曰自

下曰疊

分殷之器物於諸侯
出史記入書武王既勝殷
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歸矣遂餓而

死
見伯夷列傳按此歌辭怨而氣弱
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之不同

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國焉苟無

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

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可為百世之師過中失正恐未

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十有四年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肅慎氏貢楮矢
肅慎謂息慎東北夷也今棘鞬古肅慎也
楮本名可以為箭矢故曰楮矢楮音魯

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楮曰肅慎氏之貢矢
並出魯國語

旅底貢厥獒
西旅西夷之國犬高四尺曰獒能知人心可使捕捉者召公以獒非
常貢易啟人主異好下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王

佐王
出魯世家
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於伊汭
洛汭在河南府鞏縣伊汭在河南府盧氏縣
居易無固其有夏之

居
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所居
我南望三塗
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
北望嶽鄙
鄙都鄙謂近
顧瞻有河
顧猶反也然如

人反顧然瞻仰視也
河
粵瞻伊洛
粵審察之詞
毋遠天室
將營周居於洛邑
將營周居於洛邑
洛邑禹貢豫州之邑即周武王克商定鼎

于郊
武王遷都於鄩
鄩古邑名周武王自鄩居鄩號曰鄩京即此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
而文王之廟乃在鄩
鄩古地名在鄩京兆郡鄩縣

平王
周監
武王

始生武王則年已六十有三矣
殊不知武王為太姒次子詩稱文王初戴天作之合則太姒之年亦可知如謂至是始生武王後復生周公及諸叔凡八子此尤事理所必無者大率三代以上載籍殘缺儒生各逞臆說遂至支離繆誤若此蓋古史之事在存疑不可深論者多矣
萬世與倫之道明
崇德報功之兼盡
武王垂拱而天下治
周公員展以朝諸侯
周公不稱王此論周公者

二年。王有疾。周公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卜書藏

于金縢櫃中。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史錄其策藏之于櫃緘之以金故曰金縢櫃**王翼日乃瘳。**

作樂曰大武。言伐暴除害成武功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十有九年十二月王崩。壽九十有三。太子誦立。○胡雙湖武王之為君也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與倫之道

明次之為丹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纖之為九府圖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王上祀之禮垂之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於建官則惟賢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盡此其所以垂拱而**郭氏**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道而不悖則有以合乎天理之當然而人心之安也**徐氏**

普圖編真人謂宇宙亂機多伏於唐虞三代之時子始驚怖其言又觀漢唐之下逼君禪位者則藉口堯舜以文柔取之奸偏若自唐虞作也稱戈篡國者則借聲湯武以文暴取之奸偏又若是商周作也帝王行權濟世豈遑虞後世至此風會漸流人心不古江河之勢日滔而不可挽耳莊上真知世哉且無論後世湯之伐夏桀巢之役尚有推讓天下之意湯自慚負而仲虺為釋焉蓋隱而未敢僣然安也至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太白懸旗鹿台為燼天下又成何景象哉嗚呼湯武已不可並言又何怪後世君臣之勢勢也聖人重有取於夷齊夫亦欲千載人心望首陽片片石上猶有商周堂陛之蹟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按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丙戌元年。周公居冢宰。冢大也宰治也周禮云天官也**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

面負宸以朝諸侯。負背也宸依也三禮圖宸之狀縱廣八尺畫為斧形今之屏風則遺像也**蘇東坡**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

不得已者如此而已矣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聲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吳氏**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

所當知

抗世子法伯禽

近義當時

握髮吐哺
慎無以國驕人
問太公治齊
周公治魯何
若是其不同
平易近民
必歸之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在殷之高宗已然豈特周公行之哉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愚按此說極為有理若紛

○丁奉

此據禮記明堂位之文也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展依南面而立夫是時成王年已十四為天子而南面則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

較矣而豈曰周公云乎此記者之妄也况又以南面誣周公則史氏益妄矣本史於成王六年又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者義亦倣此

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也舉為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有所觀慕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見禮文王世子篇

成王將冠音貫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普於時普愛也不奪民時也任賢

使能朝音潮於祖以見諸侯按家語祝雍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褒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魯公伯禽周公長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

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太公封於

齊五月而報政猶速也周公曰何族也族音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

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變其習俗革其禮除其舊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

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謂太

尊賢尚功
三叔流言

周公作大誥

聖人之心公
平正大
周公惟盡其
忠誠

聖人與天合

一

成王疑周公
感悟迎歸
此周公之威
德
封微子於宋

周公可謂知
所畏

周公德音不

瑕

迹不同其道

一

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尊尚有功之人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

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賢其親太公曰後寢。音弱矣

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皆文王子流言曰。流言謂言如水之流謗毀無寔也公將不利於孺子。孺子指成王而言也

奄君。武黨之侯謂武庚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大誥詳見周書奉王

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謂管叔蔡叔以王室之親為王室之病

討殷為元。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朱子。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

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自合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二年周公居東。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按或問二年居東非東征乎朱子曰成王

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方亂周公方盡其忠誠而已矣聖人與天合一異容心哉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郭鄰地名本屬

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

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按書成王因卜風雷之變而啟金縢之櫃乃感泣迎周公歸。朱子曰

有威德王乃親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喜此周公之威德也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宋古

之地名周封微子於此今屬開封府用殷之禮樂於周為客。待以賓客之禮而不臣按陳正齋曰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

於宋盡亡之商而侯其賢子則提防之具也宜惡而周公勸之以法祖若不屑於留天下而欲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上者嗚呼周公可謂知所畏矣程子。周公

問待象周
公待管蔡不
同何如
周公處其變
聖人同歸於
道

桐葉封弟
天子無戲言

周公制禮作
樂

已也變遷然存於異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
顧慮之心所以不失其心而德音不瑕也

○范華陽評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處商以
叛周周公為相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

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
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
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
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 ○陳止齋 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
於親而法獨行於仇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徧周公之刑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既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
天下無甚周公之詞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寧以其身股兄之不相祥而不累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

於君
也夫

五年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

若汝

史佚請擇日

史太史
佚名也

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

之故墟曰唐侯

唐國名其後為晉春秋
時晉始大書主諸侯盟

袁了凡

成王剪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乃

封小弱弟於唐柳子厚曰周公乃成其不中之之

戲是教王遂過也蓋母買豕肉啖子欲示之無誑而東萊
先生曰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此兩論極精嚴

丁南湖

柳子厚剪桐戲封辯謂周公不當成
其君不中之戲而教王遂過又謂以

地以人與小弱弟不得謂聖愚謂當時萬機周公主之史佚等佐之豈容有過
舉耶若叔虞小弱則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有舊典子厚工於文何必刻論如此

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

明堂者王出
政令之所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樂曰言能言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按明堂之位篇曰
篤仁而好學多聞

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不斷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廉節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
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
是史佚也故成王立中聽政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也

越裳氏來獻白雉

海不揚波中國有聖人

指南車

服遠人以正四方

成王如武王之志

定鼎郊鄆

交趾南交趾古南交之地今為安南國有越裳氏越裳氏南方國名在交趾之外重三繹音而來獻白雉之重復也繹傳四夷之言者重三繹者

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繹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

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黃耆老人之稱髮白老人復黃

色常耆故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

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祭於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

駟音駟○車四面有屏蔽曰駟車乘車數也皆為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扶南林邑南蠻國名西去林邑三千

里在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淆者夢神賜之弓旦詣神祠得弓遂浮海至扶南葉柳懼而降之混淆遂納為妻而據其國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嘗為先

導指南車古制不可微至唐憲宗時始定其制蓋車上有樓四角刻木為龍又刻仙人衣羽衣於其上車雖四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

方所以取正四方使不迷所向也

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宗周以王業之所由起也是謂西都將營成周成周謂王業之所由

成居於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郊鄆郊音央鄆音辱郊鄆即河南洛陽也今既遷都洛陽

故云定鼎郊鄆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其後傳世三十七歷年八百餘故曰周過其歷出史周記及左宣公劉道源後世謂左

氏在周末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舍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一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謬不可強通也

丁南湖孫部卜年卜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特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而豈卜年世耶子觀書召詰曰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所謂得卜者蓋亦年世悠久之云